

#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 约翰·施特劳斯传 贝多芬传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 本册书目

---

◎约翰·~~地特~~劳斯传 ..... (1)

◎贝~~文~~芬传..... (213)

# 约翰·施特劳斯传

〔奥〕马塞尔·普拉维 著  
周玉玲 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译 序

施特劳斯家族是举世闻名的圆舞曲家族，老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儿子小约翰·施特劳斯及次子约瑟夫·施特劳斯为这个世界奉献了数以千计的圆舞曲，小约翰·施特劳斯被誉为世界“圆舞曲之王”。他一生创作轻歌剧 16 部、芭蕾 1 部和 400 多首圆舞曲、波尔卡和加洛普舞曲。最著名的圆舞曲有《蓝色的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皇家圆舞曲》等。

约翰·施特劳斯的优美旋律无翼而飞翔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和音乐有缘的人在施特劳斯的旋律中都会心潮澎湃，由心底的共鸣来诠释这个并不总是阳光灿烂的世界。

约翰·施特劳斯的命属于美的旋律召唤。

1825 年 10 月 25 日，小约翰·施特劳斯生于一座简陋的维也纳旧式房子里。在维也纳森林中一所爬满常青藤的乡间小屋里，小约翰·施特劳斯 6 岁时写下了他的第一首圆舞曲，题为《第一个想象》。笨拙、生硬的雏曲中已闪现出天才的火花。这个从童年时起就下定决心步他所崇拜的父亲后尘的小约翰，初起操琴生涯并不平坦，但他毫不妥协地走下去并最终登上世界圆舞曲的峰巅，摘取了圆舞曲王冠上那颗最耀眼璀璨的宝石，为普天下之人开掘出一条通向欢乐的河道。

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征服了人们的心灵，并在音乐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地位。他继承了比德迈尔时代圆舞曲的传统形式，同时又在开拓新的形式，创造一种全新的作品丰富世界音

##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  
☆  
艺  
术  
家  
卷  
☆  
☆

乐宝库。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旋律的想象力无与伦比，有人称之为“约翰·施特劳斯是罕见的旋律的创造者。”传统的圆舞曲序曲大都很短，只是一个开始的信号和邀请舞伴起舞的伴奏，但在约翰·施特劳斯的杰作中，序曲是一幅宽阔的交响情景画，乐思任其幻想在画中自由驰骋。在旋律的突破上，他打破了比德迈尔时代圆舞曲旋律的固有束缚，把旋律从无休止的圆舞曲链条上解放出来，在无穷的变化中展开了主题的全新世界。

作为为世界所属的伟大的音乐家，约翰·施特劳斯为维也纳树立了圆舞曲之都的形象，为世界音乐史留下了不可泯灭的文化遗产；做为活生生的社会人，约翰·施特劳斯亦魅力无穷。“走在新道路上的天才作曲家，娱乐性音乐的富有魅力的指挥，善于经营的经理，对周围的世界漠不关心的人，恐怖症的患者，富有魅力的市侩”，但无论怎样评价，长存后世记忆的是那无以伦比的音乐天才和优美的圆舞曲旋律。

超越了国界的优美旋律，同时也超越了时空。1973年，维也纳交响乐团首次访华，北京体育馆中万众沸腾。如今万人仰首，看那《在公元2001年》的幻想中，一艘未来的宇宙飞船在《蓝色的多瑙河》旋律中遨游太空。

……厄德恩·封·霍尔瓦特创作的大众戏剧《维也纳森林的故事》中的剧情解说人这样说。调情和爱情。衰微和贫困。辛酸，甜美和恶毒。维也纳圆舞曲式的悲伤。但是“在天空回响着乐声和歌声，好象天国的弦乐队在演奏约翰·施特劳斯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这个天国究竟如何美好？

在我成长的二十年代的维也纳，理查德·施特劳斯是维也纳的象征。我们并未注意到实际上那依然是约翰·施特劳斯的维也纳。我们这群年轻而狂热的音乐爱好者当时只买得起国家歌剧院的站票，但是我们认为，圆舞曲之王盗用了当代最伟大的歌剧作曲家的雅号，这是一种很不公平的竞争。他数十年前就拥有这一雅号也不能让我们宽恕他。最优美的施特劳斯圆舞曲呢？当然是歌剧《玫瑰骑士》中的那一首！圆舞曲《在美丽的蓝色多瑙河畔》算得了什么？！我们听说，它在1867年第一次演出时并未受到欢迎。我们在1927年他的新歌剧《间奏曲》在维也纳首次上演时拚命地欢呼。想让可爱的歌剧院前院长理查德·施特劳斯避免同样悲惨的命运，剧中有首圆舞曲我至今依然为之倾倒。

可是，最有声望的音乐家的住宅是约翰·施特劳斯而不是理查德·施特劳斯住的坐落在雅克温大街上的别墅。已年过古

稀的最著名的遗孀、圆舞曲之王的王后当时还住在附近的古斯豪斯大街。她不愿听人们称她为阿黛勒·施特劳斯夫人，而愿称她为约翰·施特劳斯夫人。她那椭圆形的脸庞显现出高雅的古象牙扇子的颜色，黑黑的双眸仍象伦巴赫当年画的那样妩媚。阿黛勒在维也纳剧院的固定座位在底层左侧第三个包厢。在约翰·施特劳斯的轻歌剧演出结束时，她还经常跑到指挥那里批评演奏的速度：“我的山尼指挥终曲时比这要慢得多！”（她的批评常常是正确的，山尼不喜欢快速指挥。）1909年弗兰茨·列哈尔的《卢森堡伯爵》首次演出时她评论曰“还不错”，这颇使列哈尔受宠若惊。因为她的话就是圣经，她很少对某一位轻音乐作曲家讲句客气的话。而当时这位圆舞曲作曲家的遗孀通过代理人——她的妹夫用施特劳斯轻歌剧的收入已购买维也纳剧院的一部分股份，因此无法容忍该剧院的演出失败；她整个晚上表现出来的对版税的追求不仅倾注于她丈夫的作品，而且也倾注在轻歌剧白银时代的新产品之中。“互相拥抱吧，千万生民”。

约翰·施特劳斯没有将其同一标题的老年时期创作的幽美的圆舞曲（人们称之为《三拍子第九交响曲》）献给他的夫人，而是献给了勃拉姆斯。前不久，他开始在我祖父母的客厅中来往。我的祖父马塞尔·弗里德曼·封·普拉维博士是堪称皇帝的官方报纸的《外侨报》主编：这并不是读者将在本书以后各章读到不断援引该报评论的原因。我家住在黑格尔路，在这里出出进进的有维也纳音乐界的名人，包括约翰·施特劳斯和约翰内斯·勃拉姆斯。汉堡的这位伟大的交响乐作曲家将其天才的维也纳的同行和（据说）打杜洛克的牌友——他对其音乐作品予以真诚地欣赏——介绍给了勃拉姆斯作品的出版商西姆罗克。这一切差不多发生在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登基40周年庆典前后，因为据我家传统的记载，那个时间在我家讨论过所谓皇



帝圆舞曲危机。1888年12月2日弗兰茨·约瑟夫登基庆典的那天，约翰·施特劳斯亲自在音乐家协会大厅指挥了他创作的《皇帝登基庆典》圆舞曲的首场演出。那天皇帝是在的里雅斯特度过的，自从1848年革命事件以来他就不喜欢施特劳斯了，即使他在维也纳也肯定不会出席音乐会。他未去观看施特劳斯的轻歌剧的首场演出，无论是《蝙蝠》，还是《吉普赛男爵》。1889年，施特劳斯将其另一首还没命名的圆舞曲交给他的新出版商西姆罗克出版。西姆罗克给此曲加上了《皇帝圆舞曲》的标题，施特劳斯作为作曲家在最后一刻还是拒绝了在曲谱上给不久前登基的年青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写句献词这一要求。因为人们已经开始从约翰·施特劳斯毫无选择地题词中看到了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然而标题《皇帝圆舞曲》却未改动（在印出的曲谱上人们看到的是奥地利的皇冠！）。1889年10月，施特劳斯在柏林的“皇宫剧院”首次演奏了这首没有献词的圆舞曲。然而柏林却认为这是一首对霍亨索伦王朝的颂歌。同年在维也纳首次演出时，人们批评序曲过于奇特，象进行曲——它好象描写老腓特烈的步兵……这是在发生了迈尔林悲剧的那一年……

约翰·施特劳斯在我祖父母的客厅里讲过首次写一部歌剧的计划。但是他的音乐当时就可在宫廷歌剧院听到，因为自1883年以来花腔女歌唱家比安卡·比安琪就在德立勃的歌剧《国王如是说》和《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演出过程中加演过《春之声圆舞曲》。同年，贝尔塔·施瓦茨小姐在维也纳剧场举行的一次义演中也演唱了这首歌。

我第一次有意识地欣赏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即这首圆舞曲。1925年秋天，我是在其诞生处听到它的。我的祖母带我到维也纳剧院参加约翰·施特劳斯百年诞辰纪念活动。那天演出的是《维也纳性格》。这个纪念晚会只有塞尔玛·库尔茨加演

的《春之声圆舞曲》留在我记忆中，当然我的祖母也认识库尔茨小姐。以后她成了著名的妇科医生哈尔班教授的妻子。她住在人民公园后面的皇宫剧场附近，她的歌声非常甜美。那时维也纳犹太资产阶级由于礼节的原因，既不讨厌理查德·瓦格纳的德意志民族主义，也不反感塞尔玛长达一分钟的过低的颤音……

☆  
☆  
艺  
术  
家  
卷  
☆  
☆  
回到家里，我父亲向我讲解了《春之声圆舞曲》的结构：序曲不长，主题顺序及其反复表现。我们家有台当时就已显得古旧的喇叭式留声机，在我首次上音乐课时用了阿尔弗雷德·格林费尔德的一张唱片。这首圆舞曲就是约翰·施特劳斯赠给他的。没多久，有人带我听了这位帝国室内钢琴家在音乐家协会大厅里举行的音乐会。钢琴家留着髭须，梳着立式发型，腿很短。他不享有世界声誉，可是在维也纳，人们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忘却他。他每年举行一次音乐会，他弹奏钢琴不用踏板，精心设计的、刻意卖弄技巧的两手悬空的间歇动作对妇女来说就是钢琴艺术的顶峰。作家保尔·林道写道，格林费尔德的“指法极轻，弹按琴键所发出的旋律好似提琴一样连贯圆滑……”那时，格林费尔德也弹奏《春之声圆舞曲》，并承认他自己的轻歌剧《花花公子》中的《宴会圆舞曲》是模仿施特劳斯之作。现在的音乐会通常演奏其它一些节目，可是1950年左右威廉·巴克豪斯还在音乐会上加演了《春之声圆舞曲》。

广播在我的童年时代是很新鲜的东西。广播电台那时就播送许多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我有一台早期生产的那种矿石收音机，在晶体检波器上得用针拨动很长时间才能听到声音。我们住在市政厅大街17号5楼。原始的无线电专家告诉我，在阳台上拉一条钢丝能起很好的天线作用。从这以后世界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从街上仍可望到阳台上的这条钢丝。戴上耳机听听贝特·西尔文等四人演奏的《多瑙河圆舞曲》是一

种如何美好的享受啊！我以为，他们演奏序奏的第一个颤音时只用一把提琴，即西尔文自己的提琴。使我迷恋上了约翰·施特劳斯是不是这把提琴呢？

我总是百听不厌亲身经历过 1894 年 10 月举行的庆祝这位大师从事艺术创作 50 周年活动的人士描述当时的盛况。我家的朋友们应邀参加了在格朗德饭店举行的宴会，有些朋友参加了维也纳交响乐团举行的纪念音乐会（其中有男声合唱团和阿尔弗雷德·格林费尔德的节目），另外一些朋友则出席了由约翰·施特劳斯的弟弟爱德华在布满了鲜花的音乐家协会大厅举行的纪念音乐会。他们说，受祝贺者坐在那里听演奏时面孔呆板，神情恍惚冷漠极了。“有着诱惑者目光的耶恩怎么了？”1899 年 6 月 6 日下午约翰·施特劳斯的灵车从刺猬街宫殿式楼房出发经过维也纳剧院和宫廷歌剧院驰向中央公墓时，一望无际的群众伫立在街道两旁向死者表示哀悼。6 辆花车装运的 161 个花圈中有一些是我家的朋友们敬献的，他们感到骄傲。

那时时常出入我家的有一位老先生，他是维也纳宫廷歌剧院退休的大提琴演奏家约瑟夫·祖尔策教授。他非常善于讲故事，他的讲述使我着了迷。在约翰·施特劳斯逝世前 10 天，就是在 1899 年 5 月 22 日（圣灵降临星期一）下午演出《蝙蝠》时，大师亲自指挥了序曲。祖尔策参加了这次演出。许多杰出的歌剧演员如米尔登堡、利奥波德·德姆特、特奥多尔·赖希曼、伊丽莎·埃里察、艾迪特·瓦尔克等在第二场作为奥尔洛夫斯基亲王的客人出场。写过带有民族风格的歌曲《离开，离开……》的托马斯·科夏特当时在宫廷歌剧院合唱队；他扮演亲王的仆人。祖尔策讲了很多有关约翰·施特劳斯的指挥情况：在序曲结束时以空前的速度处理罗西尼的紧凑乐段！G 大调圆舞曲及其反主题中的小休止和渐慢的乐段即如此，可是不象现在通常那样极端。不久我就有机会将那时的一些指挥家的解释

同祖尔策对作曲家表演的描述进行比较。

二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听了一个由约翰·施特劳斯指挥和音乐会：在御花园每年夏天均举行露天演出（天气是否也有过“已逝的美好的时代”？），担任指挥的是卷进许多私人丑闻的自称为约翰三世的爱德华·施特劳斯的儿子。圆舞曲之王在世时，他就以“小施特劳斯”之名在维也纳剧院指挥过根据欧仁·斯克里布的喜剧《女人之战》改编的轻歌剧《猫与老鼠》。我虽然忘掉了这次音乐会，但保留着他的签名留念。

人们给我讲述许多关于1921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在城市公园里修建的约翰·施特劳斯纪念碑揭幕的情况。纪念碑树立在城墙外面老维也纳人喜欢散步的地方。纪念碑揭幕时，维也纳交响乐团在著名的指挥家阿图尔·尼基施——他本人也认识约翰·施特劳斯——的指挥下演奏了多瑙河圆舞曲。因为年青的共和国也不能没有“圆舞曲之王”这个词（可是理查德·瓦格纳也用过这个词），人们颂扬大师——“上帝恩赐王冠——任何君主均不可能得到这种王冠——的国王”加以颂扬。这座由建筑师埃德蒙德·黑尔默设计的纪念碑已成为世界上被人拍照次数最多的文物之一（也许仅次于埃及的狮身人面像）。何以它在艺术上的声名这样不好？纪念碑上的施特劳斯和某些纪念碑上坐着或站着的伟人那样毫无个性不同。他在拉小提琴，这同他的“全体维也纳人的首席小提琴手”这一雅号是很适应的：手托小提琴，琴弓作出了用力拉的姿式。背后是一白色大理石的拱形装饰，上面雕刻了跃出多瑙河之波的青年男女，最上端有一对裸体的情侣在拥抱亲吻。有许多比这漂亮得多、珍贵得多的纪念碑，可是也许没有比这更真实的纪念碑。因为它不仅使约翰·施特劳斯的声名万古留芳，而且同时也留下一件非常低劣的艺术作品。如果人们用“蓝色多瑙河畔的宫廷歌手的缠绵悦耳和浓香四溢（！）的旋律”来玷污德语，那么大师

约翰·施特劳斯本人对这种崇拜是没有责任的。为修建纪念碑用了150万战后克朗，幸亏未在约翰·施特劳斯脚下雕塑多瑙河女妖像，原计划因钱不足作罢了。

我大学时难忘的一次经历是出席萨尔斯堡文化节时由克莱门斯·克劳斯指挥的施特劳斯家族作品音乐会。他以施特劳斯的音乐作品建立新年音乐会的传统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克劳斯以无穷的魅力，圆熟而精湛的技巧从指挥波尔卡中取得了极动人心弦的效果！我认为，他指挥波尔卡比指挥圆舞曲更引人入胜。遗憾的是在他担任维也纳歌剧院院长期间从未指挥过施特劳斯轻歌剧的演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演出了许多古典轻歌剧，令人享受的是“从另一个角度”听听和看看他所宠爱的歌唱家演出。遗憾的是，1920年上演的传奇般的《蝙蝠》我没能赶得上观看，那时指挥是理查德·施特劳斯，女主角罗莎琳达的扮演者是玛丽亚·耶里察。她扮演这一角色同她在普契尼的歌剧中的演出一样动人。1951年她还在纽约大都市歌剧院在尤金·奥尔夫曼迪的指挥下扮演了这一角色。维也纳歌剧院由布鲁诺·瓦尔特和费利克斯·魏因加特纳指挥的《蝙蝠》演出让我难以忘怀。然而埃森斯坦的扮演者理查德·陶贝尔在第二终场中唱的“我不相信生了脓疮！”的半声G调的歌声直到现在犹在耳旁。后来他扮演了音乐教师阿尔弗雷德。可是这个角色演得最好的是莱奥·斯勒察克。我想大约是在1930年，在第一终场里他想穿上埃森斯坦的睡衣时那高大的身影至今依然闪现在我的眼前：扮演埃森斯坦的是身材十分矮小的埃里希·齐默尔曼。斯勒察克用带着浓重的波希米亚的口音的德语出其不意地对扮演他的情妇的万达·阿克塞尔说：“你怎么嫁给了一个矮子？”

我没有观看1925年的《吉普赛男爵》的演出，这是我难以饶恕的错误。在那次演出中赛尔玛·库茨扮演了莎菲。她是

##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  
☆  
艺  
术  
家  
卷  
☆  
☆

1910年在魏因加特纳指挥下宫廷歌剧院第一个扮演莎菲的歌唱家。1931年除夕，在于1974年逝世的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重新排演《吉普赛男爵》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盛会：曾经成功地扮演过艾勒特拉的罗莎·保利扮演莎菲，以出色地扮演罗恩格林而闻名的弗兰茨·弗尔克尔扮演巴林凯。阿尔弗雷德·耶格尔由鞋匠诗人汉斯·萨克斯变成了养猪的文盲楚潘。太妙了！在阿黛勒夫人的推动下，宫廷歌剧院演出了《吉普赛男爵》，同样在她的交际下，1929年国家歌剧院又演出了她丈夫的第三个轻歌剧：《威尼斯之夜》，这是弗兰茨·沙尔克担任院长期间最后一次首场演出。这部轻歌剧不是由施特劳斯本人而是由维也纳歌剧院称作“喜歌剧”。安妮娜的扮演者耶里察加唱了一首微醉曲，胡贝特·马里施卡（他后来成了维也纳剧院院长和一个善于向妇女献殷勤的人）在国家歌剧院第一次登台扮演了卡拉梅罗。

对维也纳来说，二十年代这些纪念约翰·施特劳斯的演出是不平常的日子。这些纪念活动使人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间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一切依然如故。维也纳人对约翰·施特劳斯的热情实际上是他们就要把已给予本市的其他天才的音乐家——从安东·布鲁克纳、古斯塔夫·马勒到阿诺尔德·勋伯格和理查德·施特劳斯（维也纳的阴谋家们在1924年将他赶下歌剧院院长的宝座）——的荣誉补赠给他，并愿继续给予这种荣誉。维也纳给约翰·施特劳斯加了冕，并让他始终戴着这顶王冠。可是阿诺尔德·勋伯格对约翰·施特劳斯进行了血腥的报复。1925年他率领他的“月亮小丑乐队”在西班牙访问演出时也以同样的人数，即以7位乐师演奏皇帝圆舞曲，而且在暗示主题的结尾部分奏起了海顿的《皇帝颂》。是讽刺？也许是。只是肯定乏味无聊。

流亡过的人都知道，约翰·施特劳斯的音乐容易使人产生

怀乡之情。莫扎特的作品不会产生这种效果，他属于全世界，人们在全世界都能听到莫扎特作品的出色演出，各国都有专研莫扎特作品的杰出指挥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也纳人在纽约的主要会聚点是纽约交响乐团举行的名为“维也纳之夜”、以演奏维也纳音乐为主的音乐会。人们得乘一段长时间而又不舒服的地铁到利维森体育场，再坐在一个很不讲究的圆形露天剧场里一边欣赏音乐，一边担心天上的流云。当时还不太多的飞机的噪音破坏不了这种音乐会。我估计，轮到罗伯特·施托尔茨指挥时，经常有两万人到场。古典轻歌剧的活力中溢出纯熟的自由演奏，他的指挥热情如火。他指挥的皇帝圆舞曲肯定让我们铭刻于心。他让第一个主题在几乎无乐队伴奏下唱出。他在排练时说：“先生们，这象一首舒伯特的歌曲。我是歌唱家，你们跟着我唱！”

那时奥斯卡·施特劳斯也指挥专演奏维也纳音乐的引人入胜的音乐会。他同理查德·施特劳斯一样同施特劳斯家族并不是本家，写他的姓用一个“S”，美国人分辨不清施特劳斯家族，能分辨老约翰·施特劳斯、小约翰·施特劳斯及其兄弟约瑟夫和爱德华就已经是罕见的天才了。现在又加上了一个创作了《玫瑰骑士》的圆舞曲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和《圆舞曲之梦》的作者兼指挥奥斯卡·施特劳斯，使同姓的音乐家越来越多。在童年时代我就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理查德·施特劳斯、著名的维也纳男装裁缝埃本斯坦和奥斯卡·施特劳斯（漫画家经常突出他的长鼻子）在一起打牌。有人问：“谁在那里打牌？”答曰：“玫瑰骑士、裤子骑士和长鼻骑士！”一次奥斯卡·施特劳斯在华盛顿的宪法大厅指挥演奏全都姓施特劳斯的作曲家的作品。很有音乐天赋的哈里·杜鲁门总统作为贵宾出席了音乐会。休息之际他派人给指挥送去一张名片，上面写道：“请加演《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又及：我知道这首舞曲不是你

作的。”

童年时代起，我就偏爱理查德·施特劳斯，后来，逐渐培养出对约翰·施特劳斯的**好感**。看来，青年人容易领悟所谓难以理解的东西，但是难以领悟所谓容易理解的东西。约翰·施特劳斯是通过其音乐和个人的奋斗使两个大陆对维也纳真正产生**好感**的第一位维也纳音乐家。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着施特劳斯和他的两位夫人在国外活动的趣闻轶事。因此，我在国外沿着约翰·施特劳斯的足迹作了收获颇多的长途旅行，以便亲自追本溯源。所到之处我体味着这样的真理：“奥地利——只是有些人知道，维也纳——有许多人知道，施特劳斯——大家都知道”。当我携带我的书籍（**重达 130 公斤**）到达纽约机场对海关官员申明，我在写一本关于约翰·施特劳斯的**书**时，他问我：“是写父亲还是写儿子？”他知道得十分清楚，约翰·施特劳斯的同名的父亲也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坦白地讲，有多少欧洲的海关官员会问一位写关于格什文书的美国人：“写哪**位格什文**？”（因为格什文兄弟二人均著名：乔治和艾拉）。我快乐的心情很快如浴冷水，在美国观看颇受欢迎的轻歌剧《伟大的圆舞曲》，我听到了 1930 年埃里希·沃尔夫冈·科恩戈尔德和尤利乌斯·比特纳在维也纳根据约翰·施特劳斯的旋律编写的轻歌剧《维也纳的圆舞曲》的拙劣而让人悲伤的模仿：剧中约翰·施特劳斯父子激烈地争吵起来，用的却是《吉普赛男爵》中《谁为我们举行婚礼》的旋律！虽然老施特劳斯 1849 年就去世了，但是却于 1867 年指挥他儿子的《多瑙河圆舞曲》的首场演出……在**世界观上**我们应当具备超码的客观！一天晚上我在莫斯科轻歌剧剧院欣赏《蝙蝠》的演出，我模糊地回忆起当时奥尔洛夫斯基亲王未唱《我大宴宾客》，却滑稽地穿起在人民民主国家只是扮演皇帝才能穿的戏装唱起了《皇帝圆舞曲》。三场戏均有一对老年的丑角登台，是何目的，我无从知晓。我



的翻译莱奥很有音乐修养，他请求我为了奥地利同东方国家的关系不要坚持必须翻译不可。当时我在列宁格勒作关于维也纳歌剧的报告之余得到巴夫洛夫斯克去郊游。约翰·施特劳斯在那里的一所十八世纪的富丽堂皇的宫殿的花园里曾指挥过一些夏季音乐会。俄国第一条铁路的终点站的“火车站音乐大厅”我未找到；为了发展铁路运输，施特劳斯在那里用音乐作过宣传。可是我在幽美的花园里散了步，那些曲径通幽的道路有500多公里长。我看到了三美女门廊、美男子柱廊和友谊神庙，他们宛如约翰·施特劳斯的观众。你可以幻想着浪漫的奥尔加把用锡纸写给约翰·施特劳斯的情书藏在我眼前的这些树中。在宫殿图书馆里，我发现了关于这座奇特的“火车站音乐大厅”的很多有趣的材料。

我高兴的是在美国研究约翰·施特劳斯的旅行过程中发现了他的两首迄今未知的圆舞曲。我此行的目的是想进一步了解约翰·施特劳斯1872年参加为准备纪念美国建国一百周年而举行的大规模的世界和平联欢节的情况。在他返回欧洲途中，他在巴登—巴登详细地描写了他怎样指挥2万人合唱团演唱《多瑙河圆舞曲》，有1万名隐蔽在合唱队中的助理指挥，按照行列把他的动作一个一个地传递下去，合唱开始时以鸣炮作为信号，等等……这一切都是他的夫人亨丽艾特为他编造的宣传性报道，事实上他在那里只指挥了乐队（但也近千人）。对此感到失望的情绪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我发现了在施特劳斯作品目录中没有记载的一首《美国博览会圆舞曲》。这是施特劳斯为1876年美国建国一百周年而举行的费城世界博览会写的一部作品。我发现的另一首圆舞曲是一个骗局——纽约歌剧院音乐会的预告和海报这样说——《新创作的曼哈顿圆舞曲》。这首圆舞曲全部是由旧的圆舞曲的无头旋律拼凑起来的，只是加了一个新的序曲和一个根据在美国流行的斯蒂芬·福斯特的歌曲